

# 分裂的人性

## ——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

龚 玲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在《所罗门之歌》中,人性的异化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又一种毁灭性力量。小说中人物的本性被自身、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诸多成分所压抑,而由此引起了自身人格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隔膜,社会关系的分崩离析。小说展现了现代黑人社会中传统与道德丧失后的病态与失落,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揭露了压抑人性的罪恶。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异化;悲剧视野

### Split Humanity: Toni Morrison's Tragic Vision in Song of Solomon

GONG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In Song of Solomon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s another destructive force which causes the abyss of misery for the mankind. The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s constrained by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 factors, etc., causing split humanity, estrangement among people and split soci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gle of humanity alienation, the novel exposes the evil of constraining humanity, discloses the los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black society which eschews traditions and morals.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Song of Solomon; alienation; tragic vision

在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所罗门之歌》中,人性的异化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又一种毁灭性力量。美国批评家约翰·劳森曾经这样界定“异化”：“它常被用来表示人同他在其中生活的环境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失去了相爱和友善的能力及其结果——绝望、丧失信心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sup>[1][3]</sup> 认为：“莫里森的小说探索了分裂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内在力量。”<sup>[1][3]</sup> 在小说中,社会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社区——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家庭成员因为彼此无法沟通而心生隔膜,个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都处于异化分裂的状态。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小说人物因为自身、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诸多成分的压抑,由此而引起的分裂、隔膜和社会关

系的分崩离析,来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

#### 一 人与自身:人格的分裂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人性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组成。在自然属性层面,人类追求真善美,追求物质与性爱,为获得个人利益与生存空间而与自然相抗争;在社会属性层面,人类遵守他们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长期形成起来的社会道德规范。人性的社会属性对自然属性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人的社会属性完全被其自然属性所控制时,人便会被自身的欲望所左右,而最终导致人格的分裂。

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对人的关注一直成为黑人作家感兴趣的话

收稿日期:2009-04-1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研究”(07C254)

作者简介:龚玲(1978-),女,湖南汨罗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题：《土生子》中的比格在暴力行为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看不见的人》中的“我在孤独与隔绝中界定了自我的存在。”<sup>[2]173</sup>在《所罗门之歌》这部小说中，莫里森关注人的存在价值，向往着关怀人性的理想境界。她痛心疾首地感到社会在用各种方式剥夺着人的个性，人越来越被社会所异化，越来越失去人的本性，成为被泯灭了内在品质的社会附庸品。

“在《所罗门之歌》中，主人公家庭的大部分成员，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精神上如果没有死亡的话也是残废了的。”<sup>[3]143</sup>梅肯·戴德的姓“Dead”即暗喻着他的家庭成员在精神上已经死亡。在家庭里，梅肯被物欲所控制；妻子露斯依赖一个水印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女儿科林斯和马达琳象他们每天做的假玫瑰花一样在凋零；儿子奶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其他人物如吉他和哈加尔，要么因为仇恨，要么因为虚荣而导致精神上的残缺不全。

梅肯·戴德是物欲的代表。在梅肯的主观世界里，拥有了财产便是拥有了一切。他这样教训自己的儿子：“要占有产业。让你所占有的产业去占有其他产业。于是你就可以占有自己，也占有他人。”<sup>[4]163</sup>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便是梅肯此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占有、建筑[物]、取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的未来、他的现在以及他所了解的历史全貌。”<sup>[4]344</sup>在向露斯求婚的时候，梅肯头脑中的想法便是顺理成章地继承她父亲的财产。塞穆尔斯(Wilfred D. Samuels)和威姆斯(Clenora Hudson-Weems)这样评论道：“他象机器一样被驱赶着占有东西，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娶露斯并非因为爱而是为了继承岳父的财产以积攒个人的财富。对他而言，露斯不过是另一处他拥有其钥匙的房产罢了。”<sup>[5]160</sup>只有钥匙——占有的标志——才能够安慰他，让他安静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肯对物质的占有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富足与踏实。相反，他觉得“这些房产像是联合起来使他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土地的流浪汉。”<sup>[4]30</sup>他占有财富的欲望也让他“精神上贫乏，被自我、家庭和社会疏离开来。”<sup>[5]160</sup>他不再是那个童年时代在农场与父亲、妹妹一起干活，洋溢着爱心、激情的男孩。身为家庭的独裁者，他让家人在他的面前不寒而慄；作为一个毫无怜悯心的贫民窟地主，佃户们对他恨之入骨。金钱束缚了他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感受力，剥夺了他的精神自由。对物质的贪欲带给他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因为这种占有者的心态已经完全奴役了自我，使他的精神领域没有了容纳诸如

爱、同情、善意、容忍等美德的空间。<sup>[6]40</sup>他丧失了爱的能力，既不能爱也不能被爱。对家人和社会毫无认同感，有的只是仇恨、漠视与不耐烦。

哈加尔则是虚荣心的代表。哈加尔与其外婆彼拉多、母亲丽芭的秉性完全不同。外婆彼拉多衣衫褴褛，头发剪得短短的，过着原始的简朴的生活；母亲丽芭一无所有，但慷慨大方，将自己多次博彩赢得的钱物全部拱手送人。而哈加尔在两岁时就表现出对肮脏和不整齐的厌恶；在三岁时，她就表现出了骄傲与虚荣。她喜欢一切漂亮的衣饰，这让彼拉多和丽芭很吃惊。但她们又总是试图满足她的要求和愿望，这样更助长了她虚荣心的膨胀。

在一系列几近疯狂的做头发、购买漂亮衣服和化妆品的行为之后，哈加尔最后碰到了一场大雨，雨水冲走了一切——美丽、虚荣。在梦想幻灭之后，她绝望地死在了这场洗刷了自己梦想的雨中。向往富足生活的虚荣心使哈加尔远离了祖辈生活的轨迹，并导致了她的悲剧性的死亡。

奶人则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人。莫里森非常强调人的责任感：“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你不应该把它丢下就飞走了……如果你拿走了一条生命，你就占有了它。你对它要负责。”<sup>[4]239</sup>奶人名字中的“Milk”隐含着他在精神上还是一个婴儿，依赖心重，毫无责任感。小说文本这样阐释奶人的生存状态：出身在一个经济富裕的家庭，却从小就对一切失去兴趣；他从来不曾关心别人，即使是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照料他生活起居的家人；他对自己也漠不关心；如果没有了需要，他就会象丢垃圾一样将身边的人抛弃。小说有这样的描述：“从最开始，母亲和彼拉多为他的生命而战，他却什么都没有替他们做过，那怕是沏一杯茶。”<sup>[4]335</sup>他对他生活的小社会、他周围的人和社会政治毫无兴趣，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不是替父亲收房租便是在马路上游荡。他“从来没帮助过什么人干活，尤其是陌生人。”<sup>[4]339</sup>在街上行走时，只有奶人一个人是与路人反向而行的。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吉他则是仇恨的化身。与梅肯一样，吉他“因为父亲死于白人之手而对之深怀仇恨。”<sup>[5]171</sup>跟彼拉多不一样，他缺乏“她的宽容精神和对人性的关爱”，<sup>[5]171</sup>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和爱的能力。”<sup>[1]94</sup>对白人的强烈仇恨促使他加入了这个以报复白人为目的的“七日”极端主义组织。这种仇恨感让吉他最终“心理分裂”。<sup>[5]141</sup>他认为自己尽管在行为上模仿了白人，但动机却与之相去甚远：他宣称

对白人的谋杀是出自于对黑人的“爱”：“没有爱心？没有爱心吗？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我做的事不是出于对白人的仇恨，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出于对你的爱。我的全部生命就是爱。”<sup>[4]183</sup>不幸的是，他的爱最后被证明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爱。这种不正常的爱让他不能享受爱与被爱，不能象正常人一样享受婚姻生活。仇恨使他性格诡异，组织的秘密性也让他失去了与别人交际的机会。他变得狐疑：“缺乏安全感和多疑，他不再相信任何人，即使是他的密友。”<sup>[5]171</sup>在疯狂地报复了无数白人之后，最后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黑人同胞——最好的朋友奶人和彼拉多——那些他曾经热爱和尊敬过的人。

从莫里森的作品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人的自然本性占据了上风，社会毫无疑问会失去它的约束力。抛弃传统的简单生活方式，被物质与虚荣所诱惑；抛弃责任感和爱的精神改变为充满仇恨感的生活态度，最终只会导致自身人格的分裂。

## 二 人与人：人际关系的隔膜

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孤立和分离。尽管奴隶制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已被废除，但它阴魂不散，还在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探索分离性时，莫里森指出了非裔美国文化与主流美国文化的分离：物体被分离，身体被分离，种族被分离，国家被分离。”<sup>[1]131</sup>黑人社会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遭到了分离。在经济上，小说的发生地南区被分成两个部分：梅肯所居住的街区——富人区，和彼拉多所居住的街区——贫民窟；在政治上，分成了两个派别：以梅肯为代表的消融派和以“七日”组织为代表的分离派。他们之所以被如此隔离开来主要是因为缺乏交流，彼此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互尊重。

在小说中，误解是人们彼此孤立的一种形式。梅肯误解了彼拉多很多年。在他的眼里，彼拉多就是一条咬人的蛇，他一直认为她拿走了洞里的那袋金子，所以总是对她耿耿于怀。他认为奶人找到了金子想要独吞，甚至认为奶人要背叛他。彼拉多一直不知道母亲的确切姓名，误将父亲临终前反反复复念叨着的母亲的名字“辛”理解为父亲想让她为他唱歌。此外，奶人总是分不清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他的寻找之旅总是伴随着误解：他以为彼拉多已经拿走了金子；对吉他想要取其性命一无所知；对那个好意让他免费搭载的司机也产生了误解。

小说中，抛弃的悲剧也正在黑人社会中一代代

地延续着。所罗门抛弃了他的妻子莱娜和他的21个孩子，独自一个人飞回了非洲。梅肯在性生活方面抛弃了妻子露斯，从她20岁起就不再与她同床共枕。奶人视哈加尔如喝饱了之后的第三瓶啤酒、被咀嚼过的口香糖或是一块被丢弃不要了的垃圾。遭受抛弃让这三个女性都绝望不已：莱娜绝望的哭泣声一直响彻着山谷；露斯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没有爱的生活让她形同行尸走肉；哈加尔一直追寻着奶人的踪迹，最后歇斯底里地死去。

## 三 人与社会：孤立和仇恨

20世纪中叶美国黑人文学的主流所关注的是种族冲突，种族问题的描写似乎在表现黑人民族的全部生活。从60年代开始，莫里森等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坛上掀起了新的黑色浪潮，<sup>[2]19-20</sup>在控诉美国社会对黑人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同时，也反映种族歧视所带来的黑人人性的扭曲，从黑人自身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莫里森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中，黑人的成功常常伴随着对社区、对同胞的背弃，而成为被孤立的个体。“被社会孤立出来就意味着缺乏相互的支持和理解，这对个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sup>[7]103</sup>孤立是人与社会疏离开来的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说中大部分人物就生活在这种孤立的生活方式中。

梅肯将自己与黑人社会隔离开来。因为“他这个人很难与之交往——一个硬邦邦的家伙，一个难以与他随便搭上话的冷面人。”<sup>[4]117</sup>他对黑人毫无同情心可言，周围的黑人也将之视如瘟疫避之不及。当贝恩斯太太付不起四美元的贫民屋租金，带着失去父母的两个孙子来恳求他允许他们在那里多住些时日时，梅肯对她的恳求毫不心软：“让他们流落街头就有法活了吗，贝恩斯太太？如果你想不出办法付给我钱，他们就会流落到街头的。”<sup>[4]124</sup>

奶人也是一个被孤立了的人。他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能被融入到黑人社会中去。还是在做小学生的时候，他就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母亲坚持让他穿上天鹅绒衣服，很自然地就将他与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使他不能与他们玩成一片。白人孩子欺负他，黑人孩子也欺负他，不让他吃午饭，不让他上厕所，不让他洗手。长大以后，他依然难以融入到社群中。理发店的热烈讨论，他插不进一句嘴；在街上行走时，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与路人反向而行。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已完全被他生活着的空间排挤出来。彼拉多因为没有肚脐眼也受到他人的排挤与孤立。

“这种情况使她很孤立。已经没有自己的家的她进一步与她的亲人隔离了。那是因为除去她在岛上建立的和睦关系之外,其他人关系都没有她的份,如婚姻关系、坦率的友谊以及教区的共同信仰等都与她无缘。”<sup>[4] 169</sup>

隔离源自于缺乏相互支持与理解,这对一个人完整人格的形成是有害处的。“抛弃了社会和人民的巩固性,个人生存是不可能的。罗伯特·史密斯的纵然跃下和奶人在找到自己祖先历史前的孤立就足以说明。”<sup>[7] 1140</sup>梅肯因为非常憎恨他们的黑人社会而被孤立出来;被自己的社会所孤立使得奶人他更加自私、自闭,对别人漠不关心。缺乏相互帮助和理解导致了人的孤立,也进一步推进了种族仇恨。黑人和白人之间相互谋杀和报复,意识形态持续冲突。在热爱自己的同胞的幌子下,极端主义分子给黑人同胞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伤害,也被黑人同胞们所疏远。一方面,报复白人的疯狂行动导致了更多无辜黑人的死亡;另一方面,他们的秘密行动又让他们远离社群,不能象正常人那样恋爱、结婚,享受幸福。

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全都是灰色的。彼拉多与梅肯、哈加尔、奶人和吉他的表现就有很大的区别。尽管被社会所隔离,彼拉多依然执著地培养爱心并改善人际关系,即使对曾经蔑视过她的人也献出一份关爱和热心。这些优秀品质让她成了奶人后来成长的精神向导。作为黑人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一种精神的向导,彼拉多更多地传承了黑人的传统道德观与价值观:热爱传统简朴的生活方式;摒弃虚荣;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并关爱身边所有的人。在彼拉多的影响下,经过传统洗礼的奶人在沙里玛尔(Shalimar)参加了一次围猎。这次狩猎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协作精神,这种精神与分裂感、孤立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警示着,既然人类有着谋生这一共同的目标,毫无疑问应该象自己的祖先那样协调合作,而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甚

至相互杀戮。

莫里森一生创作了许多丰富多彩、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她的作品在更大意义上展现的是美国黑人在丧失传统与道德之后的那种病态与失落。在小说《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将悲剧的视野聚焦在黑人这一特殊的群体中,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拷问。莫里森关心着人本身的存在价值,向往着尊重人性的理想境界。她是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伟大作家,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超越了自我的情感,从而使她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丧失传统文化与精神的美国黑人,并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揭露了压抑人性的罪恶,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归属感。作者笔下那些被异化的悲剧人物和关系,使小说充满了冲突的张力,激发了读者对罪恶的愤懑,对人性价值的思索。

#### 参考文献:

- [1] Page, Philip. *Dangerous Freedom: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 [2] 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 Gates, Henry Louis Jr and K. A. Appiah. *Toni Morri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M]. New York: Amistad Press, 1993.
- [4] 托尼·莫里森. 所罗门之歌 [M]. 舒逊,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 [5] Samuels, Wilfred D. & Clenora Hudson-Weems. *Toni Morrison*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 [6] Fuman, Ja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 [7] Mori, Aoi. *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 [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9.

责任编辑:卫华